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書三十二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

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得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得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為命

在人為性所主為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

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本善而流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内外體萬物　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或

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揺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箇意思則與

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
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
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
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
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
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
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
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

不能亂此大可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　人心不得有所繫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

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心要在腔子裏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

之事自知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
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
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
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強

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

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茍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

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　心者氣之精爽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趙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

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得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

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内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

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某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

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貫通本来貫通問如何本来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　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

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

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為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

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别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

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

得益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底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

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

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一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

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　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葢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葢指私欲而言也以

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一云天理在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

於人欲者葢不可以一端盡也　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葢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

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寧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凡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麽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

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

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

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益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

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

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

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

問覺得閒嘗心存時神氣

清與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内如鼻息出入之粗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别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為也善悪但如反覆

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

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别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説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

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横渠心統性情相似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静而無

不在焉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胡文定公所謂不

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

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唯心之謂歟曰此說甚善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暝悻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悪則悪之善則賞之悪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問大學或問中論心

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為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為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為此熟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為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為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

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

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為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為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益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踈散不復做主了某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問心具衆理心雖昏

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某所見之謬耶曰極是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

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益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

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説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

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
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
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通
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
則百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
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問橫渠
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

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横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横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横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横

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　問横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别否曰也有分别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来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問某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

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測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益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益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

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骸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

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姸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閒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

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葢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

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

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葢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

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
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
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
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
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
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
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
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

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通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

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某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

過高而有不切身之獘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説話如平常然曰此説甚善更寛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

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的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奥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藴者心也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勉齋黄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　說虚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虚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

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為尤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 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

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烱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　人惟有一心虗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爽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則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

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絶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罷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

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的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飢餓瀕死

而蹴爾嗟来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来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来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别得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

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嘗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

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亾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為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為此

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為人深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為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

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禄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逺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横渠曰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虚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来不離氣知覺從氣

来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
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来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
迎物之来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
有主則虚虚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来奪之
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内先實其
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虚謂外容不能入

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虚知惟實故虚益心既誠敬則自然虚明　問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　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鏡界

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静也　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静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

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

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効也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三十三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定性 心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　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于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

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于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

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

謙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静而無不在焉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　問心性之别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

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别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

底却又是心　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

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倒不破　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　問性情心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

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其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善　性情心惟孟子横渠說得好仁

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更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

推廣得來葢天葢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于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問明道云禀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説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

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
侔不知今以動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
性言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
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横渠云心
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
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
云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
統心情為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

近思録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横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説最為穏當如前二程先生説話恐是記録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其直理會他説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録之誤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自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

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説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説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説　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説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説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

峯云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問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茍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　性

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葢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

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别也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閒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

為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性具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

指其發動處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

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問横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道心亦非有

兩物也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概好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菽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　心

以性為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葢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

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隠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　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

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冐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

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概心是箇物

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為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横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

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于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于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于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

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愼獨為主益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内外也且以性為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

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

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已下論性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説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　明道定性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

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童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者着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

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令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葢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為須是内外合一動亦定静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静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問聖人動亦定静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

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

應則又是死了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

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

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　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

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 人情易發

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

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為只有此理故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忽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
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
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
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
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
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
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

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而已廓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

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絶乎物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故反累乎物自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為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為自然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自聖人之喜至為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

過半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甞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亦兼大公順應而言葢以遽忘其怒為大公也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於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甞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

性也若以定與寂為是而應與感為非則是以性為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如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

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豁然大公而常梏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以為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已下論情意

心意

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

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　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

以義理勝氣者鮮矣_{已下論志氣志意}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

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　問意志曰横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

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　志有趣向期必之意趣向那裏去期料要恁他决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

中不至隨波逐浪為碌碌庸輩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為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　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顔了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穹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

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已下論思慮　要息思慮便是不自思慮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

做他心主不定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舍則去思之不熟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入患不能入自

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没了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

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静也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虚靈無槁

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為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為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則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三